



新故事选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新故事选集

· 第一輯 ·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南昌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了近年来已发表的较为优秀的十一篇故事。这些作品，有的是写工农业战线上的英雄人物，有的是写先进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写山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貌，还有的写农民在旧社会的血泪史。

这些故事，内容都比较生动，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富有现实教育意义，既能讲，也适合阅读。

新 故 事 选 集

· 第 一 輯 ·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2522

开本：787×1092 1/32·印张：4⁵/₈·字数：84,000

1965年11月第一版

1965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T 10110·327

定 价：(5)0.30元

目 录

劳模嫁女	譚喜亮 (1)
小保管上任	馬正太 (14)
老将新兵	吳庆福 (27)
复活	叶培凡 (41)
三敬香茶	漆薪傳 (53)
差距	雨岭梅 (73)
菜籃田边	吳文鼎 (83)
怎么谈不拢	王学伟 (93)
船上风波	馬正太 (103)
群英谱	梅德生 (118)
李家血泪谱	張耀华 (127)

劳 模 嫁 女

譚 喜 亮

我讲的故事叫《劳模嫁女》。

劳模嫁女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对！要讲不同，就有不同；要讲特别，就是特别。

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冬。东风公社东风大队有个著名农业劳模，名叫田海山。他五十开外年纪，家里除了夫妻俩，还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儿，名叫春英。

春英是个身板结实的姑娘，长得和娘平头平肩。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跟着田海山扶犁掌耙，一步一步套着爹爹的脚印走。是个思想红、劳动好、文武全才的“五好”团员。

这一天中饭后，海山嫂和春英掂着锄头正要出工，一抬头，从门外一扭一摆跑进来一个五十挨边年纪的女人。这女人叫老乖婆，一张孤寡脸，一双白鹭脚。隔十几步远，便打两个响哈哈：“海山嫂，这次我敢担保，给春英找的对象，硬是合得你娘女的意哟！”她硬把海山嫂娘女拖到一条板凳上，双手拍着膝头股，嘴里就象点燃了一挂千鞭爆竹：“河背跃进大队有个后生，是我娘家堂侄子，人品硬有十分，与

春英是半斤对五两，算得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论家财，是个富裕中农的底子；论劳动力，家里门高树大的后生两三个。我说的这个是老三，人真是精灵透顶，他一心一意搞自留地，哎呀！那自留地搞得多好喔！番薯、豆子收了许多。春英要是同意，毛线衣服毛料裤，要啥就有啥，想啥就买啥。……”老乖婆馋水喷得几尺高，扳着手指，一连数了几十样好处。

海山嫂和春英都听得忍不住笑，站起身要走，老乖婆用手拦住说：“海山嫂，你就开一开金口银牙吧！这样的人家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呵！”

海山嫂心里想，解放十几年，私心还这样重的人，真是打着灯笼还难找的啊！口里却说：“如今婚姻自主，不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问问我女儿吧！”海山嫂为什么要她问女儿呢？一、她要考一考女儿，看女儿跟着爹爹劳动几年，受的教育怎么样？二、她想要老乖婆到春英面前碰碰钉子，免得三日两头的来缠缠吵吵。

老乖婆侧转脸，瞅着春英笑：“春英，你别不好意思，这样好的人家你一定同意罗！”海山嫂原以为女儿会大骂她一顿，谁知她只给了老乖婆一顿软棒子，说：“同意倒想同意，只是这后生一心要发家致富，我可不想跟他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完手一甩，头也不回地走了。老乖婆讨了这个大没趣，便灰溜溜地跑了。

不久，老乖婆放出了一股风，说田海山嫁女要攀高亲，不嫁个县里的大干部，也要嫁个劳模的儿子。起先村里的人

倒有几分相信她这话，后来知道，春英已找了个对象，这对象就是河背跃进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长石小刚，于是一个个指着老乖婆的鼻子骂她不该那样胡说。对于石小刚，田海山夫妻俩是十分称心满意的。可是老乖婆却惊得两眼发直，前脚踏后脚跑进海山嫂家里来，说：“春英娘，我看你女儿真是蠢哟！论文化，石小刚只读几年夜书，比春英不矮一丈，也短了八尺；论家财，我们东风大队哪家不比他富，这真是千拣万拣拣到只烂灯盏，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

海山嫂一听，冒起了无名火，说道：“论出身，石小刚和春英同是苦瓜藤上结的瓜；论劳动，是生产上一对好手；论思想，都是坚决往社会主义道路上走的人，同得心，合得力，这有哪样不好！我女儿才不是那些不看人面、只看钱面的人哩！”

老乖婆见海山嫂丢出来的是块嚼不烂的石头，翻翻眼，歪歪嘴，不好开口；但她毕竟是个能随机应变的女人，眼珠子一转，马上“将”了海山嫂一军：“海山嫂，你的思想真是呱呱叫，叫呱呱，你家春英出嫁，怕莫连财礼也不要男家半分三厘吧？”老乖婆原以为这一下就能使对方下不了台，谁知海山嫂却冷冷地笑着说：“半点不假！”“哎呀呀！嫁女收财礼这是老规矩；再说，你家春英长得十全十美，天上难谋，地上少有，难道抵不得半个烂铜钱？一两鱼肉也赚不到？”

这句话，海山嫂不听则已，一听火直往上冒，但还是忍住气说：“老乖婆，养个女是不是养只猪？”老乖婆说：

“这这这……”海山嫂说：“什么这这这，养个女不是养只猪，猪才拿去卖钱哩！再说，有些人家嫁女向男家要几多几多财礼，几多几多鱼肉，弄得借钱结婚，结婚就欠帐，好事办成坏事，这老规矩又有哪一桩好处？”

老乖婆见这一“军”没把海山嫂“将”倒，眼珠子一转，眼皮子一眨，又说：“海山嫂，既然你嫁女不收鱼肉，不收财礼，那你家春英出嫁，怕莫是酒席也不要做，嫁妆也不要办，把女儿当烂菜叶从后门丢出去吧！”海山嫂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发抖，说：“你等着看吧！看我是把女儿当烂菜叶丢出去，还是当宝贝打开大门送出去！”

老乖婆后脚出门，春英就前脚进门，海山嫂忙把女儿拉到身边坐下，说：“春英呀，你结婚的喜日快到了，娘和你商量件事。”春英眨了眨眼，默了默神，心想：你上次考了我，这次也让我考考你。于是故意说道：“是要我出嫁坐花轿？”海山嫂摇摇头；“是要财礼？”海山嫂又摇摇头；“是要鱼肉？”海山嫂还是摇摇头，瞪了女儿一眼说：“我就有这么落后？就是你爷女俩先进是不是？别从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了！”女儿正摸不着娘要商量什么，海山嫂却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什么打算？就是要杀了栏里那只猪做酒，要女儿到外婆家去请客。春英一听，连忙劝着，说请酒讲排场，一来浪费，二来影响也不好。海山嫂一听可来了火，心想：我嫁你一没要男家一分钱财礼，二没要半两鱼肉，我把自己养的猪杀了做酒有什么坏影响？再说，就算浪费吧，我又不是年年有女嫁，一生一世也只这么一次，浪费点也没

有什么了不起！第三，我不請客做酒把你这女儿体体面面的送出门，老乖婆更会跳起三尺高来笑，那时，我的老面皮搁到哪里去？海山嫂这么一想，算是鉄定了心，说：“春英呵，請酒这一桩，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一定要做的！”春英也噘着嘴说：“娘，你要做酒請客我是不能同意。”海山嫂说：“女儿呀，你要给娘留点面子，就依了我吧！”春英说：“娘，我们是个劳模家庭，要注意影响，你就依了我吧！”海山嫂手朝大腿上一拍，站起身说：“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不依我也得依！快快快，快给我去請客！”春英不但沒来三个快快快，却来了三个慢慢慢，身子不动，双脚不移，气得海山嫂骂也不是，打也不是。

娘女俩正意见不一、难分难解的时候，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宽脑门、浓眉毛的男人。他是谁？劳模田海山！

海山嫂一见，忙蹬蹬跑上前；春英一见，也蹬蹬跑上前。一个说：“老倌子，你给我评评理！”一个说：“老爹爹，你给我评评理！”这弄得田海山一时不摸东西南北，说：“你娘女俩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戏呀？”

海山嫂把杀猪做酒的重要性说了一遍，春英也把不同意做酒請客的理由说了一遍。田海山一听，倒哈哈大笑起来，说：“好好好，这做酒的事你娘女俩一个不要急，一个不要慌，让我来分別判决行不行？”说着，便把女儿拉到门外，大声说：“春英呀，你到外婆家去走一趟！”春英噘着嘴，心想：爹爹今日怎么了，以往社员請客做酒，他还去劝他们讲个节约，不要浪费，如今轮到自己，难道就另外一

套？想着想着便问爹爹是不是要自己去請客。田海山轻轻地说：“不是請客，是叫你去辞客！”接着便告诉女儿，到外婆家后，先去找担任当地党支部书记的舅舅商量，要舅舅去劝劝外婆不要来吃酒，等到明年春节时，他会同女儿和石小剛去向她老人家拜年，那时，再接外婆来家多住几天。外婆不来，左邻右舍也就不会送礼了。春英一听，二话沒回，提脚就去外婆家。

田海山见女儿走了，返身进屋，一抬头，啊！老婆子坐在凳上笑。这下，田海山倒摸起后脑壳来了，“春英娘，你笑什么！”海山嫂说：“你不是叫女儿去請客了吗？老馆子，我早就知道你的心是向着我的。”田海山不禁“噗哧”一笑，哼哼哼！你要落后，我也能向着你？你现在笑，等会可不要哭！他心里这么想，口里却说：“春英娘，你准备办几桌酒？”海山嫂说：“办四、五桌就行了，这虽不怎么节约，但浪费也不大。”田海山连连搖手说：“春英娘，你这个中间路线我不同意，你既然做了酒，家家社员都会送礼，远亲不如近邻，哪里还能把他们送的礼推回去？我们全大队二百多戶社员，加上亲戚，我看要做三四十桌酒才够，你看行不行？”海山嫂吓楞了眼，暗自思量：倘若一做酒，社员都会来送礼，場面可就大了，这影响却是不大好。田海山见老婆不说话，又说：“春英娘，劳模嫁女請客讲排場，我看报纸上都会表扬哩！以后，社员讨亲嫁女，也就会跟着我们这个样板做，你看影响一定蛮好吧？”

海山嫂瞪了丈夫一眼，说：“哎呀呀，你別说反话！我

不做酒算了！只是老乖婆说起风凉话来，請你拿棉花塞耳朵！”田海山笑道：“要用棉花塞耳朵干啥？她要笑就让她笑吧！想从前，你带头参加劳动，她不是一样嘲笑过你吗？可是现在，个个妇女下田劳动，她的嘴巴不就贴上封条了么！春英娘，新生的儿子少不得跌三跌，新鲜事开头，还能没有人挡路？我们要敢于冲过去！只要听党的话，保险不会错！”之后，又告诉春英娘：已经吩咐春英到外婆家辞客去了。海山嫂见客也辞了，不答应也得答应，不同意也得同意，也只好作罢。但是不做酒，是不是真的象老乖婆说的把女儿当烂菜叶、不声不响地从后门里丢出去，她觉得一万万个不能。

第二天中午，田海山歇晌回来，海山嫂把丈夫拉到一条板凳上，说：“春英爹，我们嫁女，一夜收半分錢財礼，二不請酒讲排場。我倒想买些东西送给女儿，这也不叫什么嫁妆，反正表表我们父母的心意，做个纪念。再说，买东西我们又不去队上借錢，家里原来有几百块錢存款，我们讲求个节约，花费百把块錢办点礼品，你一定会同意吧？”田海山一听，倒是吃了一惊，原来老婆子拐了九十九道弯，还是要花錢买礼品。他说：“买点东西送给女儿做纪念，也花不了这么多錢呀！春英娘，你说说，你想买什么东西呢？”海山嫂想了想说：“买三身新衣服，一条呢子裤，一双皮鞋，一对红漆箱子。女儿长到这么大，你总是要她穿粗衣棉布，这次出嫁，我们万万不能亏待她。”田海山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说：“春英娘，你买这些东西，征求过女儿的意见沒

有？”海山嫂摇摇头：“女儿不是闭口不说，就是开口不要。”田海山笑道：“她是嫌你买的这些东西不顶用，没啥意义。”“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也想买点东西给女儿作纪念，事先倒问了问她。”海山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她喜欢不喜欢？”田海山告诉她：“女儿非常喜欢，因为我想买的东西比你要买的东西，好得多，有意义得多，花的钱却只要三、五块。”海山嫂一听，有点生气，手一摆：“算了算了，三、五块钱能买什么嘛！把一百来块钱花在女儿身上你就心痛？”田海山说：“不是心痛，这是个破除旧风俗坏习惯的问题，再说，我们还要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把一百多块钱用在生产上多好！”海山嫂一听可来了火，心想：我要请几桌酒你也不同意，花一百来块钱买点东西送女儿你也不同意，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钱！好，你不去办我自己去办，管你同意不同意！接着站起身，蹬蹬跑进房里，取出存款折，就要上街。田海山知道老婆是个说干就干的火性人，倘若真的把钱花掉了，买回了东西，那时才晚了，不如暂时满口答应，想着便拖住她说：“好吧，买就买得好些，你挑的那些东西，我还觉得寒伧哩！让我来买，准能买到包你满意、春英满意的东西！今天下午我去公社有事，顺带上圩买一买多好，免得耽误你的生产。”海山嫂还不放心，说：“你可一定要买呵！”“好喔！你不是常说女儿我也有一半么？哪能不买！”海山嫂这才放了心，把存款折交给田海山。田海山拿着存款折，高高兴兴地上圩上去了。

且说，田海山上街以后，海山嫂便站在门口望，望一次

沒回来，望两次也沒回来。傍晚，丈夫回来了，却两手空空。海山嫂气得不得了，说：“春英爹，你给女儿买的东西在哪？”田海山不慌不忙说：“春英娘，我走了几个店，都找不到合意的，我已经請商店给我们代购了，女儿出嫁的前两天就去取。”海山嫂听丈夫这么一说，倒也放下了心。

日子过得飞快，这些天来，田海山因为刚从县里开完会回来，党支部和生产队都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他白天下田劳动，晚上开会回来很晚，因为太疲倦，一上床就睡着了，第二天天麻麻亮又出了门，这样，直到女儿出嫁的前一天，海山嫂三番四次催他去取回给女儿出嫁的东西，他才搔了搔嘴上的胡楂楂，抽了个空到街上去了。

海山嫂满心欢喜地在家里望呀，望呀，隔不了一会，又到门口去看一看，日头快落山的时候，终于把丈夫望回来了。一看，他肩上却是扛着把上好了柄的新锄头。海山嫂气得不得了，说：“你你你给女儿买的东西在哪里？”田海山笑着说：“哎呀，商店还没给买到呀，商店的人说，明天早晨去取一定有。”海山嫂一听，倒又放下了心，用眼睛瞅瞅丈夫肩上的锄头，皱皱眉说：“这物件家里多的是，你又买它干啥？”海山笑道：“发展生产喂！”“哎呀，我看你满脑壳就是生产生产，一生一世就离不开锄头，和锄头结了缘了！”海山一边笑一边进屋，说：“春英娘，你别看轻了这锄头，我看它是件了不起的宝贝哩！”海山嫂端过杯茶送到丈夫面前，“这怎么称得上宝贝？”田海山端过瓶红漆，端正正地在锄头柄上写下“发展生产”四个红字，搁下笔说：

“从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东西？”“一把烂锄头。”“凭着这把烂锄头，我们不是把一片荒土开垦成了良田吗？”“对！”“办合作社的时候，我们几户贫农用什么东西起家？”“十几把锄头。”“凭着这十几把锄头，我们不是把合作社越办越富了，如今还买了拖拉机么？”“对！我们如今队上这个大家业，就是十几把锄头创出来的！”田海山又说：“春英刚回乡参加生产还不大安心，为了把她引到革命的上来，我给了她什么东西？”“也是一把锄头。”

“她荷着锄头跟我劳动，思想不是越练越红，本领越练越高，成了个‘五好’团员么！”“对，她就是拿着锄头，按着党的教导走过来的。”田海山见老婆和自己的看法一致，很高兴。笑着说：“春英娘，你说说这算不算得是件革命的宝贝？”海山嫂眨眨眼睛说：“算得是件宝。”“这锄头比起那些皮鞋呀衣服呀，你说哪件东西更重要？”海山嫂说：

“锄头虽然钱少，比起衣服皮鞋这些东西，当然要紧得多呀！有了锄头，吃不尽，用不完。锄头底下出黄金嘛！”田海山见老婆说了这番话，连忙翘起大拇指，说：“春英娘，你的看法很对，算得上这个！”海山嫂把丈夫的手扳下，笑着说：“春英爹，你别把我看得太落后了，这些道理我还不不懂？”田海山说：“我就知道你思想好哩！所以，我在女儿面前就经常表扬你哩！”田海山见老婆的思想开朗了，便半明半暗地把老婆托自己买东西的事说出来。他摸着胡楂楂瞅着海山嫂笑：“春英娘，倘若我不买你说的那些皮鞋衣料，而是买把锄头送给女儿出嫁，你看好不好？”这话不说则

已，一说把个海山嫂气得蹬脚，说：“好好好，好到了顶，你别装葱卖蒜了！拐了九十九道弯，原来还是买了把锄头送给女儿，我我我一万个不答应！”说着一脚踢开房门，坐在床前流眼泪。

田海山却还是不着急，也跟着老婆走进房，坐在老婆的身边，故意激她说：“春英娘，你刚才不是说锄头是件宝，比皮鞋衣料更值钱么？买把锄头送给女儿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你说话难道口不对心，心不对口？”

海山嫂气汹汹地说：“盘古开天地以来，你听说哪个嫁女送锄头？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钱！”田海山笑哈哈地说：“要说舍不得么我又舍得，要说舍得么我又舍不得，这要看钱用在什么地方，嫁个女花百把块钱，看来这的确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我们看远一点，全国的姑娘出嫁，都花上百把块，甚至花得更多，那这笔钱可就不少啰！若把这笔钱用在发展生产上，那作用多大！再说，这陪嫁妆的坏习惯要不改革，生活不富裕的人家也得借债张罗嫁妆，这就直接影响生活了。春英娘，你帮女儿选郎，不要财礼，不做酒请客这些方面不都做得很好么？难道在嫁妆这一点上却转不过弯来？移风易俗可不能移到中间停止，革命就要革个彻底！咱们要提倡比劳动好，比对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好，坚决不比铺张摆阔，不比吃穿享受！”海山嫂还是鼓着气说：“要节约也不是节成这个样子唄！这锄头能抵几块钱！”田海山又笑起来了，说：“锄头虽小，意义可大哩！我们送给女儿的不仅是把锄头，送给她的是劳动的传统，革命的传统，我们做父母

的有责任把这个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让革命的传统发扬光大！有了这个传统，女儿不单可以丰衣足食，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又有哪样不好，哪样不妙？”

海山嫂听丈夫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讲，心也开了些窍，只是还担心把锄头当嫁妆，女儿不会同意，还怕落得四邻亲友笑话。正在这时，春英却笑嘻嘻地从门外走进来了。说：

“娘，爹爹和我商量的时候，我早就同意了！我还担心你转不过这道弯来呢！只要事情做得对，就不怕别人反对，还怕什么老乖婆这号人笑话？”海山嫂腾地站起身说：“我又不是个麻石脑壳，只要你以后不要说娘家亏待了你，送担畚箕做嫁妆我都同意！”

第二天，是春英出嫁的喜日，生产队又恰好放假。春英的对象石小刚早早地跑到田海山家来接新娘。大队里的姑娘后生，敲锣打鼓前来送行，男男女女的社员也来看热闹。田海山亲手把那把新锄头交给女儿，嘱咐她结婚后，要打破新媳妇初过门不下田的旧习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出把力！春英笑着——答应了。田海山望望老伴，老伴也在笑哩！夫妇欢欢喜喜地把女儿送出门。看热闹的社员都鼓掌叫好，特别是春英肩上的那把锄头，更是把一双双眼睛都吸引住了。锄头上“发展生产”几个大字，在日头下红光闪闪。有的说：“劳模夫妇事事起带头作用，嫁女也新事新办，真是开了个好头！”有的说：“我们东风大队农业副业都搞得很好，哪里是没有钱，人家这是带头打破老规矩，嫁女也来个革命化呀！今后，我们讨亲嫁女也要照他的样板做！”这

天，老乖婆也来了，只是不敢露脸，躲在人背后说：“石小
刚不晓得几世修来这个福气，讨个婆娘没花半分三厘，连生
产用的锄头都带了去。路上有东西捡，还要起得早，勾一下
腰。他腰都没勾，就捡到一个婆娘！……”老乖婆的话还未
讲完，锣鼓就响起来了，“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
锵”，震得四五里路外都听得见，比过年过节还热闹。田海
山嫁女这桩新事，就象长了翅膀，扑扇扇向四处飞、四方
响。不久，就传遍了全省。有一个农民山歌手还写了一首歌
赞扬这件事：

一桩新事传万家
劳模嫁女人人夸
不重金来不重银
只求对象思想红
不要财礼和鱼肉
不请酒来不请客
一把锄头当陪嫁
移风易俗开红花